

封面故事



台灣原住民的國家教育濫觴究竟應該始於何時呢？是荷蘭人對西部平原的教會教育？還是清國劉銘傳巡撫開山撫番時期奉准在台灣開設的番學堂？還是…？

原住民族現代教育發祥地

芝苑·阿仁
攝影 / 陳俊男
協助採訪 / 華阿財
圖片提供 / 潘武治、潘新福、潘慶華



走過屏東縣滿州鄉三佛山腳下的花海草原，來到里德里德路，碑亭裡兀立著「高砂族教育發祥地紀念碑」，訴說一段台灣原住民接受日本教育的故事。

碑亭新建不久，碑體下半部為長方形，上半部近似梯形，高度211公分，寬111公分，厚30公分，碑質係砂岩之花崗石，正面刻著「恆春郡國語傳習所猪勝束分教場之跡」，背面刻著

「高砂族教育發祥之地」、「明治二十九年九月十日開始」、「滿州公學校前身」、「昭和十四年三月建立」等文字。因經年久月深又無保護，其字跡有風化磨損及人為塗抹日本紀年的現象。如果細細撫查，在碑的底座赫然發現留有1939年建設紀念碑時的「世話人」和「發起人」名單！「世話人」是日本語「照顧」和「守護」的意思，共有7個人，由當時的警察課長石丸卯六率

領巡查6人及警手1人具名，在一連串的日本警察後，已有台灣人巡查李清人和警手林貴生列名。領銜發起捐建的是當時滿州庄長余雲祥，統計捐獻金額得知建碑耗資九百圓整，發起建碑的共有20個人，有當過庄長的尤昆平，當保

正的賴春郎，大地主曾阿眉，公學校老師潘阿力和曾貴春，還有住長樂的富戶謝阿眉庚，個個都是名留鄉志的滿州庄頭人。

但是為什麼日本時代第二年(1896)在偏遠的南臺灣就有日本學校？又為什麼里德村的猪勝束社是高砂族教育發祥地呢？



▲ 紀念碑基座上斑剝的碑文，仍依稀可見建碑時「世話人」和「發起人」的名單，世話人第一位即為當時的警察課長石丸卯六。

五十年來與紀念碑比鄰而居的二層樓平房，即是潘新福老師現居的地方。



甲午戰爭後，西元1895年日本占領台灣，全國瀰漫一股對台灣文明開化的風潮，芝山岩成為全台「國語」(日本語)教育發祥地，翌年元旦，國語傳習所的六位老師與一位工友前往總督府拜年，卻遭逢抗日人士殺害，引起軒然大波，最後還由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題字建「學務官僚遭難之碑」，還訂定二月一日為國定祭祀日呢！為推行日本國語教育而殉職的六氏先生(楫取道明、關口長太郎、中島長吉、井原順之助、桂金太郎、平井數馬)，現安葬在士林芝山岩史蹟公園當中，近期士林地方人士重修六氏先生之墓，史蹟公園工程也重建「學務官僚遭難之碑」，這即是大家熟知的台灣接受近代化國家教育的史事，相較之下，南台灣的高砂族教育發祥地顯然寂寞多了。

台灣總督府為了實施說國語的教化政策，於明治29年(1896)六月二十二日發布府令第十五號的《國語傳習所規則》，在台灣十六個地方設「台灣總督府國語傳習所」，1896年九月十日在豬勝東(里德村)設恆春國語傳習所分教場，十一月在阿里山達邦設置台南國語傳習所分教場，隔一年，也就是明治30年(1897)九月四日，台東國語傳習所才在馬蘭和卑南同時設置分教場，乃日本政府在台灣對原住民兒童進行國語教育的嚆矢，而我們所熟知的烏來和角板山等山地鄉原住民則遲至明治41年(1898)後才設立教育所。這道出了南台灣滿州鄉里德村有個高砂族教育發祥地紀念碑之因。





潘阿力

1887年生，已逝。

他是日本在恆春郡國語傳習所豬勝東社培育的第一位本民族教師。

恆春郡國語傳習所豬勝東分教場—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
日本時代曾任蚊蟀(今滿州)公學校訓導，光復後不再任教。



潘新福

1918年生，現年87歲。

蚊蟀公學校—恆春公學校高等科—屏東師範學校。

曾在滿州公學校被叔叔潘阿力教過。

在滿州國小任教32年，包括日本時代15年及光復後17年，1978年退休。

是個會說族語，並跨越二個「國語」的排灣族教師。



潘慶華

1937年生，現年62歲。

滿州國校—恆春初級中學—屏東師專普師科。

曾在滿州國小被叔叔潘新福教過。

在永港國小任教1年，滿州國小任教42年，1999年退休。

是個學習標準國語後，逐漸淡忘族語的排灣族教師。

退休前學校才開始重視鄉土語言教育，目前努力修纂族譜中，凝聚族人向心力，民族文化復振蓄勢待發。

大家一定覺得奇怪，日本人在台北芝山岩地區推行國語教育已經被砍六顆頭了，怎麼還會敢在原住民地區設學呢？

據傳當時日人在猪勝束社設國語傳習所，怕又發生教師被當地番人殺害之事，推行此工作之總負責人恆春支廳長相良長綱想出了一個妙計，就是拜見瑯嶠十八社總部潘文杰大頭目。相良到十八社總部時，潘大頭目先叫武裝部下檢查來訪者，發現相良沒有任何武器，很佩服他的勇氣而反問來意，相良長綱支廳長就說為推行教育，想在猪勝束設分教場。潘大頭目答應其要求協調地主捐地，此後就在該地設立「恆春國語傳習所猪勝束分教場」。不過這應是野史傳說，潘文杰自1874年即因牡丹社事件，登場恆春半島的國際外交舞台，他與撫墾署長官相良長綱早已有交情。

潘文杰號召子弟三十餘人就讀，為原住民接受日式教育之始。當時恆春支廳學務部選派了藤原新二老師擔任教師之工作。明治31年（1898），總督府公布「公學校」命令，同時廢止各地國語傳習所改設公學校，猪勝束分教所因未達設公學校之條件下，改為「猪勝束國語傳習所」繼續對番人教育，並開放給漢人子弟與番人子

弟共讀。明治38年（1905）三月三十一日廢止猪勝束國語傳習所，改設立蚊蟀(另做蚊仔只)公學校，即現在滿州國小。在猪勝束國語傳習所時期，培育出當地第一個本民族老師潘阿力，潘阿力是1887年生，日本語名字是吉川政道，是台北國語學校畢業，當年他是從滿州走路到車城，從車城坐船到台北讀書的原住民，畢業返鄉在公學校任教，他是被日本政府特別培育要脫掉原住民服裝，率領改良風俗的日本語教化者，日本時代我們在「高砂族教育發祥之地」的碑底上也見到潘阿力捐款奉獻30圓。當地鄉民也津津樂道潘阿力和潘永昌父子力勸阻擋火燒公學校的故事。1914年四林格、八瑤、高士佛社等三社排灣族原住民因日本人沒收捕獸武器而群起反抗，下山放火燒滿州庄官廳，潘阿力保住蚊蟀公學校校舍，功不可沒。潘阿力的長子潘永昌在二次大戰期間奉召到南洋當兵，戰死未歸。光復後潘阿力老師因為只會日本語，不會新的國語，未再任教。

當時日本人認為原住民的生活習慣及語言和平地完全不同，非常特殊。為了便於管理，初期由各地撫墾署教原住民日語及日式生活禮





▲在滿州國小任教32年的潘新福老師，1975年自滿州國小退休，當年由學校所頒送的「功在教育」紀念牌，現仍掛在家中的牆上。

儀。明治31年(1898)撫墾署改為辨務署，接辦原住民教育事務。明治34年(1901)辨務署又改為警察本署，由日本警察主管原住民教育，由警察派出所招集原住民兒童授以日本語和禮儀。



到明治37年(1904)才開始設立教育所，教授禮儀、倫理、耕作種藝、手工、日本語、計數法和習字等課程。

潘新福老師世居里德，是恆春郡滿洲庄耆勝東社（里德村）人，現年87歲(大正7年，西元1918年生)，目前是里德村裡年紀最長的男性，也是現在潘姓族人中少數能講流利排灣話者。他的學歷是滿州公學校→恆春公學校高等科→屏東師範。他在滿州國小任教32年，包括日本時代15年及光復以後17年，在民國67年4月1日，61歲屆齡退休。

潘新福老師本來家住里德村山頂路，父親潘大仁和母親潘張居米皆不識字，他唸書時里德村已經沒有國語傳習所分教場，村民須到街上的蚊蟀公學校唸書，每天要走山路1個小時下山上學，當時很多同學都在上學途中到山上抓鳥或河中捕魚去了，只有他全勤向學。逢雨里德溪水暴漲，年紀小的他無法涉水過河上學，就會跑到路口的曾貴春老師家(在滿州公學校任教的客家人)，拉著曾老師的手過河，或者再繞山路走2個小時另從港口村方向走到學校。公學校六年級畢業時成績不錯，可以報考高等科，因為家裡很窮沒有報名費，等隔年有錢才去讀。當時滿州鄉一起考上的同學共有八位，其中六位是客家人，還有另一個姓潘的，他們家裡比較有錢可以買腳踏車，潘老師平常住學寮(學校宿舍)，要自己洗衣煮飯，放假要從恆春走二個

多小時的路，回里德拿米到學校。

當年滿州公學校不是只有潘姓族人唸書，同學中也有平地人，老師中只有潘阿力是原住民，潘新福叫潘阿力為叔叔，潘阿力的家住在滿州街上。他的印象中里德村大概在爸爸潘大仁那一代開始說holo話，他印象中大概80歲以上的里德人都會講排灣話，但是70歲以上的就不太會講排灣話了。因為當時滿州街上的holo人開始變多，到公學校讀書因此就說holo話。他自己教書後就很少說排灣話，當地人來讀書後就不會講排灣話，「逗陣的」都是holo人跟客家人，講排灣話會被笑是番仔和山地人。潘老師說日本時代和民國時代，原住民都被要求要講國語，不准講番話，不同的只是「國語」一個是日本語，一個是中國話罷了。

潘新福老師家櫥櫃的日本時代留聲機，機器
猶在，卻不知該轉何聲。



我們很好奇潘新福老師如何面對從日本語到國語的語言轉換？原來潘老師高等科畢業後就留在恆春公學校當工友，後來應同鄉劉貴郎先生之邀，回到滿州庄役場(鄉公所)當工友，戰爭時期，他應徵考上日本軍農場的指導員，住過上海、武昌、漢口等地三年，日本長官因為他庄役場的工作經歷，不用常下田，指揮大陸人士做工，大部份都在辦公文，因為農場公文也沒幾張，平常就陪日本長官一起打桌球，中國話是當時自己看書學的。戰爭期間因病提前回來台灣，躲過一劫。光復後當時先在鄉公所工作，跟著大陸來的同事學國語，之後也到屏東師範進修一年，就在滿州國小教書。26歲結婚，當時薪資一個月48元。潘老師覺得教書實在艱苦，教一、二年級時，小朋友年紀小，講不聽很難教，到五、六年級比較懂事了就比較好教。潘老師生了10個小孩，六男四女，教書要忙著批改作業，反而自己的小孩沒有好好教，兒女無人從事教職。30多年教書生涯，可說作育英才無數，一生懸命功在滿州鄉教育。



記得當年為日本推行國語教育而殉職的芝山岩六氏先生有一個是出身山口縣岩國市的楯取

道明，其舅舅為奠立日本教育近代化，培育明治維新時代幾位傑出人物的教育家吉田松陰，在岩國市立岩國學校教育資料館除了教育家吉田松陰的詳細介紹，也旁及台灣殉難的芝山岩六氏先生的史蹟。我們多麼期待著原住民教育發祥地的滿州國小應該也有個原住民教育資料館才對。

民國48年8月15日午後六時，一場六級大地震，震央就在港口海岸(史稱恆春八一五大地震)，使得從山頂路遷至碑亭附近不久的潘家，房子全毀。潘師母阿米回憶說，地震整整搖了一個月，舊宅倒掉後房子才移前重建，當時家中所有舊證件、舊文物、家族照片全部都毀掉了。我們再趕往村中最老的88歲曾蜜老太太家中，試看看能不能找到那曾經牽著潘新福老師過河上學的曾貴春老師家族後代，問看看他們是否保存老照片？曾貴春從日本時代即在滿州國小任教，熱心公益。在二二八事件中被疑因思想偏激被捕。經查明無罪被釋放後，決心將餘年奉獻社會，擔任第二屆官派鄉長。

《滿州鄉志》譽稱里德村中最飽讀詩書。家族中曾辛得是滿州國小光復後第一任校長，曾辛得承接自日本校長的學校沿革志寫得很好。其子曾次郎亦在教育界服務。很遺憾答案是相同的一文物照片皆毀於地震！





▲ 潘慶華老師和潘武治先生（潘阿力之子）都已退休。

而我們在滿州街上找到1999年8月1日剛從滿州國小退休的潘慶華老師，問看看是否有老照片？潘老師是昭和12年(1937，民國26年)生，只讀過一年日本書，接下來第二年因為戰爭，只記得天天都在躲空襲警報，戰爭剛結束時，生活很辛苦，滿州國小畢業後，考上恆春初級中學，再考上屏東師專普師科(三年制)，師專畢業後，分配到同鄉永港國小任教，一年後轉回母校滿州國小服務至退休，一晃竟是42個寒暑，他叫潘新福為叔叔，小學時曾被叔叔教過，當時潘新福老師是滿州國小唯一的原住民老師，潘慶華老師任教的前十年也都是

如此，但現在滿州鄉姓潘的族人在教育界服務的很多，還出過潘明福和潘明智兩個校長。潘慶華老師說著一口非常標準好聽的國語，也能說流利的holo話，他笑著說講母語是民進黨執政後才開始推廣的，以前在學校都不能說方言。記得考上師專後就完全講國語，族語逐漸淡忘，很可惜現在只會講簡單的生活會話，爸爸媽媽的排灣族語都講得很流利，同輩中只有哥哥講得比較好，自己有時候也聽不懂他們的族語對話。他覺得是要退休前學校才開始重視鄉土語言教育，他2004年曾獲選為敬老楷模和模範父親。就他所知，他這一系的潘姓有六個房頭，只有清明時節宗親會定期相聚而已，還沒有修族譜，他目前開始努力修纂族譜，期能藉尋根凝聚族人向心力，民族文化復振蓄勢待發。屏東師專畢業後，一直在滿州國小任教。潘慶華老師指出民國41年前後潘家一場大火也將家中所有文物燒盡。最後我們只在甫自墾丁國家公園退休的潘武治先生家，找到他父親潘阿力唯一的一張照片。

從高砂族教育發祥地紀念碑出發，我們踏遍滿州，找到先後在滿州國小任教的潘家叔侄三代(潘阿力→潘新福→潘慶華)，滿州鄉的原住



▲ 在高砂族教育發祥地紀念碑前，有著一面在民國八十三年三月十八日，由國大代表、立法委員、台東縣長合贈的「文化基石」四字。

